

文化自信语境下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特征及走向

张 华（博士，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 要：文化自信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外在表现，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更是中华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衍生的价值基因。古代汉语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担负着传承中华文脉与创新传统文化的双重责任。古代汉语教学经历了前专业化、专业化、专业深化和后专业化四个阶段，其实践教学也有着萌发、探索、拓展和创新等不同功能的主导时期。从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演变来看，尤其是从古代汉语专业化开始，有以传统模式和网络平台为基础的课内实践，也有以传统模式和网络平台为基础的课外实践，亦有基于面对面与线上两个要素的混合式实践教学。本文通过对文化自信语境下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考察，提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要坚持价值指向，把握育人方向，强化问题导向和创新取向。

关键词：文化自信；古代汉语；实践教学

一、引言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以及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1]。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从国家层面出发，营造文化自信氛围，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古代汉语不仅是培养古书阅读能力的工具课，而且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课，它在承载人文精神和培育民族信念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在古代汉语实践中融入文化因素，既能助力学生体悟汉语的人文特质与汉字的文化内涵，又能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树立文化自

信的培养目标。基于此，本文拟在推进文化自信的社会大背景下，对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特征进行全新阐释，并据此提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建构的基本走向。

二、古代汉语教学变迁及其实践教学功能转换

自1952年高校开设古代汉语课程以来，经过70多年发展的古代汉语教学表现出了不同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前专业化阶段（1952—1960年）、专业化阶段（1961—1965年）、专业深化阶段（1980—1999年）和后专业化阶段（2000年至今）。一是前专业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缺少对古代汉语教学特征的专业研究，教师主要依据爱好和专长来开展教学工作。随着《古代汉语教学大纲》的颁布，才确定了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明确了其作为基础课的课程性质。二是专业化阶段。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三结合”教学体系的确立，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

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由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部分构成的教学内容；以文选为纲，把文选、常用词、通论结合起来讲授的教学方法。三是专业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教育高速发展及学生多元化成长，古代汉语作为工具课的课程性质难以满足高校教育需求，此时其教学出现了古书阅读与语言研究两种需求，即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古书阅读能力，还需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研究能力。四是后专业化阶段。此时，知识性质从现代（科学）转向后现代（文化），古代汉语的人文属性得以凸显，肩负起培养民族精神、塑造文化自信的重任。通过上述四个阶段古代汉语教学特征的剖析，可以依据实践教学对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的效能维度，将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发展历程初步分为萌发时代、探索时代、拓展时代及创新时代。

（一）实践教学的萌发时代

萌发时代，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意识从无到有的阶段。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以后，古代汉语课程陆续开设。此时，无教纲、教材，教师自定教学内容，古代汉语被教成历代文选、文言语法、汉语史等课程。各方面的要求不一，各校的做法不同，使古代汉语成为辛勤服务而性质不明的课程^[3]。1954、1955这两年，教育部先后制定了四年制和五年制教学计划，总学时分别为3263和3619小时，教学任务重，造成教师大力“护航”、当堂解决问题、包教包学包会、学生负担过重等现象^[3]。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发《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才确定了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学的规范性才得以保证。1958年，国务院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高校开始对语言类课程进行整改，并由此发现诸多痛点：语言类课程教学不仅脱离现实生活、实际问题，也脱离学生实际学习水平及未来工作需要，导致教学成效不佳。教师与学生缺乏接触，不了解学

生情况，仅按主观想法授课，以及未调查研究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接受情况。此次教学整改活动对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古代汉语的实践教学开始受到重视。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使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目标，教师要贯彻手口并重的原则，加强练习和实践活动^[4]。由此，最终确立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教学指导思想，为之后的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了指导。

（二）实践教学的探索时代

探索时代，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从意识到实操的阶段。1961年，教育部颁行《高教六十条》，明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特别指出文科基本技能训练由阅读（包括文言文的阅读）、写作、资料工作、调查工作和使用工具书的训练等构成^[5]。基于此，古代汉语的教材改革与课程建设开始提上日程。1962年，由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古代汉语》作为全国统一的教材，第一次明确了培养古书阅读能力的教学目标以及古代汉语作为工具课的课程性质，并提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基本技能的训练^[6]。因此，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教学体系中，要以文选为纲。文选部分是感性认识，通论部分是理性认识，常用词部分兼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7]。学生有了足够的感性认识，再上升到理性认识，使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相结合，从而获得阅读古书的能力。由此可见，文言文阅读技能训练是王力版《古代汉语》教材的实践教学内容。此外，还有学者根据课内教学实践经验提出适当地讲解古字、在讲解古义时尽可能以今证古、通过文选来学习常用词等教学实践内容^[8]。

（三）实践教学的拓展时代

拓展时代，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从课堂走向社会的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进一步朝着多元化发展，不再拘泥于王

力版《古代汉语》教材以及传统课堂教学。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培养学生的古书阅读能力与古代语言研究能力成为新的教学目标,课程性质亦由单纯的工具课升级为兼具工具课与语言课双重属性。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所涉课题也逐渐趋向专门化,构建出以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构拟为主的基本框架。与之相应,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不仅在课内实践方面有所发展,如增加课堂练习、课堂讨论、古文背诵等内容,还拓展了课外实践教学,如去图书馆查阅古籍文献和县志、到古籍库抄写古籍文献、布置自学篇目等活动^[9]。这既增强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感,又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周晓文、李国英还把古代汉语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研制出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开创了学生通过人机交互对话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新型实践教学方式^[10]。

(四) 实践教学的创新时代

创新时代,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从面对面教学走向线上教学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变革和知识爆炸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强烈冲击。康淑敏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方式变革研究》中提出,信息时代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显现出教育资源的数字化、教学支持的网络化以及学习方式的多元化等发展趋势,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史无前例的契机和挑战,急需教育理念的鼎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11]。在实践教学方面,面临着教学形式单一、经费投入不足、资源短缺、评价体系不健全等挑战。因此,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模式发生变化,如常见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践教学等^[12]。目前,由于大部分高校压缩了古代汉语课时,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如基于慕课和爱课程等开放课程的“先学后教”式翻转课堂,以及以短视频为形式的微课^[13]。

三、古代汉语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与反思

自20世纪50年代末的教学革命后,古代汉语课程不仅要有理论教学,还要有实践教学,这已经成为共识。然而,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模式也逐渐显露出弊端。例如,课内实践会挤占理论教学时间,为了让学生顺利通过期末考试,很多教师会以完成理论教学为主,较少开展实践教学;学生缺少思考和讨论的时间,难以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难以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尽管走出课堂进入社会,亲身感受和体验语言、文字、文化的想法非常美好,但课外实践受限于课时、经费、安全等因素,真正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更不要说成为常规化实践教学模式。纵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课内和课外实践都尝试通过网络平台辅助教学,但效果却并不显著。网络平台在课内实践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帮助教师节省时间,稍微增加一些实践教学内容;网络平台在课外实践方面的作用主要是为学生提供自学资源和交流空间,并未实现学生走进社会亲身感受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形成文化人格的目标。既然单一的实践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是否应该借鉴混合学习理念,开展混合式实践教学呢?这就是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形成的社会背景。

对于混合学习的概念,学界至今未有统一定论。Stacey 和 Gerbic 基于发展的视域,将混合学习阐释为一个连续体模型。据此,混合学习可以概括为将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按一定比例相混合的学习模式^[14]。因此,古代汉语混合式实践教学是以混合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语言知识迁移和语言应用能力、培养文化人格和增强文化创新能力为目标^[15],在面对面与线上两种学习环境中,设计主题操作活动,进行实践教学的活动模式。混合式实践教学应有效整合面对面与线上要素,避免形成两个毫不相

关的实践教学。面对面活动主题应强调实践性，增强学生的亲身参与感；线上活动主题要注重开放性和互动性，提供海量的学习资源，加强学生间的合作与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混合式实践教学强调自主学习和小组协作探究学习，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运用讨论式教学法、支架式教学法和抛锚式教学法等，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面对问题，搜集和分析相关材料，最后解决问题^[16]。

怀化学院古代汉语课程三阶“二五三”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采取线上实践与面对面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其具体实施过程如下：课前，学生通过线上平台进行预习、自测和提问，教师进行线上答疑。课中，由课前礼（掌握传统礼仪）、经典背诵（利用学习通线上平台的“抢答”“选人”等功能来考查）、答疑解惑（通过学习通线上平台的“主题讨论”“章节测验”“抢答”等功能检查学生的线上学习情况，针对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归纳总结（提炼重点与难点）、结课礼（念诵感恩词）五部分构成。课后，学生完成巩固（作业）、拓展（经典背诵）、预习（观看视频）三项任务。此外，教师还利用网络平台的“分组任务”功能，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拓展课外活动，如开展线上“生僻字”演唱与吟诵、线下“汉语言文化周”活动，以及用古诗词吟诵和情景剧表演营造学习情境等^[17]。

成都大学古代汉语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与怀化学院有所不同，其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混合式实践教学，具体包括^[18]：一是线上自学，教师整理学习资料、分派任务、设定学习目标—学生完成任务、提出质疑。二是课堂答疑，学生反馈问题—教师解答学生疑惑、讲授重难点—教师布置新任务。三是线下实践，学生分组—教师按小组分解任务—学生完成作品、进行课堂展示。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混合式实践教学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实践教学要与理论教学互相依托，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怀化学院和成都大学都在进行课前和课后实践，同时也注重面对面的课堂理论教学。其次，实践教学时间长。与传统实践教学相比，混合式实践教学高度重视课前、课后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已然成为课堂教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其实践教学时间远远超过了传统实践教学时间。例如，怀化学院和成都大学的课前和课后实践教学时间明显长于课内教学时间，且课堂教学仍以课内实践为主、理论讲授为辅。再次，学生自主性强。混合式实践教学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前提进行的教学设计。整个实践过程都是学生在明确学习任务的前提下，自觉、主动地开展学习活动，完全体现了学习的主体性和策略性。而教师的作用则是有效地组织、辅助和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例如，怀化学院和成都大学都采用教师布置任务、学生自主完成任务的方式进行课外实践活动，即使在课堂上，也主要以学生提问为主，整个教学过程皆展现出学生的主体性。最后，突出创新性。混合式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例如，怀化学院的古诗词吟诵和情景剧表演，成都大学的作品展示，皆是在混合式实践教学产生质疑、展开探究、谋划变革、追求创新，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四、文化自信语境下古代汉语高质量实践教学的基本走向

通过对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模式的梳理和特征归纳，可以为我国高质量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蕴含丰富文化基因的古汉语实践教学必将在人文教育领域的变革中激发创造活力。有鉴于此，通过对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反思，试图构拟古代汉语高质量实践教学的基本走向。

（一）坚守实践教学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实践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19]”，由此奠定了教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普遍性特征。教育实践有两个层面^[20]：一是认识论层面，即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的关系；二是本体论层面，即教育是一种通过改变“人”来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教学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坚守实践教学的价值目标，不只体现在理论上，更要体现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古代汉语作为记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其实践教学的目标应定位为培养有价值引领的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所指向的价值应体现出三个层次^[21]：一为个体价值，即人之为人价值，就是人性价值、精神价值；二为家国价值，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意识、价值认知和价值认可，亦即深层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为全球价值，即作为全球一员的深刻价值建构。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价值所在，也是古代汉语课程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必须担当历史使命，挖掘其深刻内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当今时代需要培养青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师可以从《礼记·大同》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入手，把传统文化中的“求大同”思想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学生进行全球价值的建构。

（二）把握实践教学的育人方向

“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实践教学

的内涵需从技能层面转向育人层面。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在课堂讨论、课后写作等环节开展文化关联、文化比较和文化自省的活动。文化关联是把古代汉语知识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域中加以阐释，明晰知识产生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语境，构建精深的文化图谱；文化比较是把古代汉语知识放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进行类比，明辨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与合理性，建构“大文化”视野、涵养文化心态；文化自省是思考古代汉语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寻找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及其与传统的深刻关联^[22]。

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语境下，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担负起“教育引导學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學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23]”的育人职责，努力践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涵养历史自信、文化自信^[23]”的育人理念，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培养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品质，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譬如，诚信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对《论语·为政》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进行阐释时，强调一个人要是没有诚信，便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成功的前提。同时，重申诚信不仅对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以诚为本，那么和谐社会的建成便指日可待。

（三）强化实践教学的问题导向

强化实践教学的问题导向，是新时代人文学科建设的重大使命，其要求专注人文精神，为社会高速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解决方案。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才自主培养的重

要指标即为培育问题解决能力，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问题导向就是面向当今世界，解决现实问题^[24]。实践教学不应局限于验证已有的理论知识，而应在解决现阶段实际问题的情境中应用知识、创新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25]。例如，当前国际形势比较复杂，部分地区关系紧张，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思想，对解决此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体现了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的仁爱精神。

因此，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坚持问题导向，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分析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

（四）强化实践教学的创新取向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创新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又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追求的精神品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新时代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26]。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应致力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转化成“人民至上”理念；把“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思想转化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等^[27]。此外，古代汉语实践教学还要对自身的教学模式进行创

新。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8]，助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借助新技术的赋能，提升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创新性。推广混合式实践教学模式，依靠互联网技术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构建虚拟仿真实践平台，扩展实践教学的空间。积极探索线上自主实践模式，引导学生参与基于任务要求的情景仿真实践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及时调整实践方法与策略，提高自主实践的效能^[29]。

五、结论

在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梳理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四个时代，综论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课内、课外办学经验以及对实践教学模式的反思，提炼出实践教学的四个特征，即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配合、实践教学时间长、学生自主性强、创新性突出。最后，阐释了文化自信语境下实践教学建构的四个基本走向，即价值指向、育人方向、问题导向和创新取向，对构建古代汉语高质量实践教学体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古代文献做出如此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30]”。古代汉语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古代汉语实践中，要激活《尚书》《周易》《老子》《论语》等记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汲取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理据。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尚书正义》训诂术语研究”（项目编号：

L22BYY005) 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沙蕙. 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J]. 红旗文稿, 2017(13): 23.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3.
- [3] 张清常. 对于综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意见[N]. 光明日报, 1956-10-23.
- [4] 徐缦华, 李元太. 各高等院校语言学课程整改情况[J]. 中国语文, 1958(8): 380-381.
- [5] 教育部.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Z]. 1961-9-15.
- [6] 王力. 古代汉语的教学[J]. 中国语文, 1963(1): 1.
- [7] 王力. 古代汉语的教学[J]. 中国语文, 1963(1): 3.
- [8] 曹先擢, 鲁国尧. 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 中国语文, 1965(4): 313-314.
- [9] 吕志. 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6): 70.
- [10] 周晓文, 李国英. 《古代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初探[J]. 语言文字应用, 1996(2): 64-65.
- [11] 康淑敏. 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方式变革研究[J]. 教育研究, 2015(6): 96.
- [12] 冯伟, 张治勇. 混合式实践教学的探索研究[J]. 中国高等教育, 2012(2): 46.
- [13] 康淑敏. 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学方式变革研究[J]. 教育研究, 2015(6): 97.
- [14] 张英彦. 论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J]. 教育科学, 2006(4): 34.
- [15] 陈怡. 市场营销专业研究性教学模式构建与实施[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21): 253.
- [16] 徐缦华, 李元太. 各高等院校语言学课程整改情况[J]. 中国语文, 1958(8): 381.
- [17] 王力. 古代汉语的教学[J]. 中国语文, 1963(1): 1.
- [18] 刘乃叔. 古代汉语教学观念更新的思考[J]. 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 1998(6): 54-55.
- [19] 周晓文, 李国英. 《古代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初探[J]. 语言文字应用, 1996(2): 64-65.
- [20] 陈晓莉, 尹浩亮. 中国建设应用科技大学的研究与实践[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68.
- [21] 杨建忠. 论古代汉语的实践性教学[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2): 101.
- [22] 许冠亭, 姜建成, 田芝健.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17(2): 100.
- [23] 罗主宾, 潘凰. 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研究[J]. 教书育人(下), 2021(2): 112.
- [24] 杨建忠. 论古代汉语的实践性教学[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2): 102.
- [25] 周晓文, 李国英. 《古代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初探[J]. 语言文字应用, 1996(2): 65.
- [26] 蒋绍愚, 张联荣, 朱庆之, 等. 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J]. 中国大学教学, 2006(10): 29.
- [27] 张萍. 基于平台的“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探索: 上海大学“3+1”教学模式课改尝试[J]. 宁波大学学报, 2014(4): 91.
- [28] 张萍. 基于平台的“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探索: 上海大学“3+1”教学模式课改尝试[J]. 宁波大学学报, 2014(4): 92.
- [29] 孙冀宁. 大学混合学习模式的建构与实证研究[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4.